

狼踪熊迹

朝 襄



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

狼 踪 熊 迹

朝 襄 著

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

封 面 张妙夫
插 图 高志岳 章锦荣
责任编辑 王雯雯

狼 踪 熊 迹

朝 襄 著

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 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
(杭州武林路125号) (杭州环城北路天水桥堍)

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

开本787×1092 1/32 印张3 插页2 字数15,500 印数00,001—24,700
1983年10月第一版 1983年10月第一次印刷

统一书号: 10318·14 定 价: 0.29 元

内 容 提 要

智擒水獭，速割熊胆，虎熊恶斗，猪貉为友……此书通过一个个动人心魄的打猎故事和动物生活场面，在我们面前展现出丰富多彩的东北林海，使我们了解不少打猎知识和野兽生活习性，感受到少数民族的风土人情，窥探大自然的些许奥秘……

目 录

一	狼踪熊迹	1
二	东北豹巧攻野猪群	26
三	又肥又大的乌鸡	34
四	水獭上岸以后……	38
五	犴达罕偷吃“针古”草	44
六	凶猛的人熊	49
七	捨獺逃掉了	54
八	狍子会回来吗？	59
九	貉子和野猪为友	63
十	被狼暗算的北极狐	69
十一	骇人的虎熊斗	74
十二	机敏的香獐	80
十三	擒雪羊	84
十四	狗熊倒在石洞前	90

一 狼踪熊迹

仲夏的大兴安岭景色如画，森林莽莽，灌木苍苍，青草葱葱；鸟儿喳喳，虫儿啾啾，溪水淙淙！紫的越桔花，黄的金针花，白的铃兰花，馨香醉人。

傍晚午，静静的贝尔茨河畔出现三个背枪的小猎手。哦，是十五岁的格斯卡，十四岁的图布辛和玛科辛。格斯卡高高的个子，浑身的肌肉紧绷绷的。图布辛矮些，却很强壮。玛科辛胖敦敦的，红光满面。哪个的枪法最棒？难以断言。或许格斯卡略胜一筹，也不敢定。

格斯卡、图布辛和玛科辛是好朋友，自幼在一起长大。儿童时代，他们玩古老的游戏，“斗野猪”哇，“驯鹿搬家”啊。进入少年期，三个人越加形影不离，夏季到沼泽里凫水，划桦皮船，或放牧驯鹿啮苔藓；寒冬蹬滑雪板竞赛，拉雪橇，堆雪

人，打雪仗；秋日摘野草莓、毛山楂、水葡萄吃；春天携弓箭骑驯鹿远游，吹桦哨诱射飞龙鸟，攀樟树套松鼠，钻草窠拾榛鸡蛋，其乐融融，流连忘返。

“嗨，乌鸡窝！”玛科辛一眼瞟到松树上的乌鸡巢。

可不是！距河岸不远，一个乌鸡巢遮掩在繁茂的黄花松树上，隐约可见。那株黄花松有四十米高，乌鸡巢垒于离地面二十米处的枝杈那儿。

“快掏乌鸡崽！”玛科辛第一个跑去攀树。

“掏不掏？”

格斯卡问图布辛。

“掏！掏！”

黄花松林幽暗，宁静。遍地丛生碧翠的苔藓，点缀着一簇簇多刺的灌木。

图布辛和格斯卡相继登攀。

庞大的乌鸡



巢！不比洗衣盆小。是一对大乌鸡用几百根一样长短，一样粗细的松树枝搭的，里层垫着厚厚的茆茆草。草上面又铺着一层柔软的兔毛。那是雪兔头一年脱下的毛，大乌鸡从哪儿啄来的？真有本事！

玛科辛在乌鸡巢这一边的树枝上跨坐着。（他占了最好的位置！）图布辛与格斯卡站在玛科辛脚下和巢下的枝杈上。三颗脑袋凑近乌鸡巢，个个眉开眼笑。

巢内卧着五只乌鸡崽，赤裸裸的，还没长羽毛。它们翘着尖尖的嘴壳，“嘎塔塔、嘎塔塔”地啁啾着，声音清脆。大乌鸡为何不在巢？忙着飞往吉丁虫、小囊虫和天牛虫孳生之地寻食去了吧。那就不知道啦！

乌鸡是机警的禽类，奇妙有趣。一身丰满的褐色羽毛，使乌鸡厌恶白桦和青杨林，喜栖蓊郁葱茏的黄花松和黑桦林。乌鸡的昼栖处和夜栖处不在一地，相隔遥遥。拂晓，乌鸡远走高飞，到偏僻的杉林和旷野觅食，黄昏飞回松林或黑桦林。乌鸡禁忌在昼栖区歇宿，更不在夜栖处觅食。乌鸡一只十斤重，肉香汤鲜，堪称山珍佳品；羽毛制作高级羽毛扇，胆可入药。

“呦，咋分呢？”图布辛搔搔后脑勺。

难题！三个人怎么分五只乌鸡崽？

“我要三只！”玛科辛嚷道，“你和格斯卡哥一人一只。”

“为啥？”图布辛反对。

“是我发现的呀！爹告诉我，自己应当得的，何苦便宜他人？我和我爹不同，不然你们一只都得不到着咧。”玛科辛夸夸其谈。

玛科辛的爹爹库多伊万大叔，是鄂温克族自治县狩猎队的狩猎员。

“我爹讲办事须合情合理，公公道道。”图布辛不高兴地鼓嘟着嘴。

他爹别德布舅担任狩猎队队长，在鄂温克人中间颇受尊敬。

“我咋不公道了？”玛科辛眼睛瞪得象熊眼那般大，好不吓人。

“玛科辛三只，图布辛两只，你们赞成不赞成？”

格斯卡语气和蔼地调停。他爹常说，要助人为乐，大公无私。他爹是谁？狩猎队出类拔萃的“瓦朗”^①善德洛老爹，一个德高望重的狩猎英雄。

① “瓦朗”：鄂温克语，指狩猎能手、狩猎英雄。

“格斯卡哥，你一只也不要，那咋行？”图布辛喃喃地说。

“行！我下次再掏么。”格斯卡友爱地拍拍他的臂膊。

辩来辩去，就这样定啦。不管没露面的那一对大乌鸡同意不同意，五只乌鸡崽三只为玛科辛所得，两只归图布辛所有。

“你真好，格斯卡哥！”图布辛滚下一串泪珠。

“嘻！这有啥好淌泪的？”玛科辛流露出轻视的表情。

“嘎塔塔！嘎塔塔！”乌鸡崽们一声声啼，不情愿随着玛科辛和图布辛走。

玛科辛把身后的犴皮兜转到胸前，敞开兜口让格斯卡帮他抓乌鸡崽。

恰在此刻，格斯卡冷不丁望见一只黄鹿在河边吸水。它什么时候悄悄窜来的？不晓得。是雄鹿无疑，那树杈状的茸角引人注目。

“鹿！黄鹿！”格斯卡脱口而出。

图布辛和玛科辛循着他手指的方向，扭头望去。

那黄鹿体态矫健，姿势优美。它一面吸水，一

面侧身睥睨^①映在水波上的倒影。哈，黄鹿在欣赏它那宛如珊瑚枝般瑰丽的角。

“嗨，多漂亮的鹿角，多肥大的黄鹿！”玛科辛眨眨闪光的眼眸。“我钉它一枪！”他抛下犴皮兜，慌慌张张地摘猎枪。

“嘘！你敢打鹿？放下！”图布辛阻拦他。

“不打白不打。”玛科辛拉开枪栓。

“我爹不叫随便猎鹿。”图布辛坚持。

喀嚓一声，玛科辛推上子弹。

贝尔茨河对岸的一簇灌木微微摇摆，复又静止。无一丝儿风，灌木丛怎会动？他们没留意。

格斯卡拉过玛科辛的犴皮兜，托起一只乌鸡崽。

“带着乌鸡崽，咱们找狗熊去。”他耐心地劝解。“别德布舅再三嘱咐，鹿是国家保护的珍贵动物，公社不批准不许打。”

玛科辛端枪在手，一意孤行。

“我爹教我的，没人瞧见也可打打鹿。你看么，没人监视。”

“你呀，你！”图布辛气得发抖，“我再不和

① 睥睨(pì nì)：眼睛斜着看，形容高傲的样子。

你玩啦。”

是已经喝足还是自我陶醉了？黄鹿停止吸水，凝视着水上的倩影。距离六七十米，射程理想！黄鹿挺身伫立，目标显著！现在不打，更待何时？

“噹——！”

来不及拦挡，玛科辛猝然扣枪。枪声响亮！子弹呼啸着飞过黄鹿头顶，射入彼岸的灌木丛。

黄鹿倏忽沿岸奔驰，逃向河湾处的松林，无影无踪。

对岸灌木丛一阵骚乱。

“呕——！呕呕——！”

狼嚎！只见那灌木丛中晃着一群狼的身影。出了啥乱子？三个人伸直脖颈瞅了半天，也未瞅清楚。

瞬间，从对岸的林子里蹦出十几条狼，跳跃着扑追那只逃亡的黄鹿。

“哎哟，这么多狼就在咱们底下。”图布辛大吃一惊。

“千万不要给糟蹋了。”格斯卡不免替黄鹿担忧。

“是不是狼在打架斗殴？”玛科辛眺望对岸的灌木丛。

“呕呕！呕呕——！”

嗥声凄惨，令人寒噤。

原来三个朋友正在掏乌鸡崽的时候，一群狼分两股匍匐而至，隐蔽于两岸的灌木丛，届时偷袭喝水的黄鹿。此处沙滩上鹿蹄印斑斑，竟是黄鹿嬉水的秘地。狼探索到这个所在，便对黄鹿布下伏击圈。突起的枪声把黄鹿吓跑，惊破狼的美梦，前功尽弃！

格斯卡听爹爹讲过黄鹿和狼的趣事。黄鹿是猛兽捕食时头痛的对象，常常失误而不获。黄鹿警醒超群，它栖身顺风的山半坡，居高临下能够明防猛兽的袭击。它还可暗防来自彼坡的猛兽，虽然无法望得到，那声响、气味随风飘入其耳膜和鼻孔，在猛兽接近之前迅速转移。独有狡猾的狼可轻易地夺取黄鹿，乘黄鹿在水边赏角之际包抄……

玛科辛击发的那粒子弹，没射中黄鹿，径直飞进灌木丛射倒一条狼。狼群的骚动和哀嗥，是因为同伙的湍然^①死亡。

水声哗哗，二三十条狼渡河奔来，包围小猎手攀附的松树。“呕呕、呕呕”地狂嗥，耷拉着长毛

① 湍然(kè rán)：忽然。

尾巴转绕，寻找机会报复。

“嘿，闯祸啦！”图布辛脸色煞白。

“怕啥呀？拿枪揍它！”玛科辛退下弹壳，又压上一粒子弹。

“看一看再说。”格斯卡挥挥手。

不多时，那群去追黄鹿而失败的狼折回，也加入这群狼里面，把松树围得水泄不通。

“狠狠地打，狠狠地揍！呸呸！”玛科辛不服地唾狼群。

“沉住气，瞎打一气顶啥用？”格斯卡仔细观察狼群。

“我们咋办？”图布辛心乱如麻。

一条，两条，三条，……格斯卡低声数着。好家伙，一共四十三条狼！他们有多少子弹？他五粒，图布辛五粒，玛科辛四粒。十四粒子弹消灭不了这群恶狼。差远罗！

“呕呕！呕呕——！”

哪条狼是狼群的首领？射死它狼群就会散。格斯卡一条一条地找寻着。这条狼？那条狼？不象又象，象，又不象。

是那条蹦得最猖獗的狼吧？试试看。

“玛科辛，打它！”格斯卡发令。



应着枪声，那条狼倒地。狼群不散！打错啦，它不是带头狼。

一条离群稍远的狼，既不嗥也不靠前。是它不是？格斯卡射击。狼饮弹倒毙了，然而狼群依旧不散。图布辛又瞄准另一条狼开枪，亦无济于事。

枪声砰砰，硝烟袅袅。狼躺下一片！玛科辛和图布辛却把子弹全部打光，格斯卡则只剩一粒子弹了。这都怪他，他忘记照应图布辛和玛科辛。无论怎样，他这最后一粒子弹不再作无谓的消耗，要留着以备万一。

狼群不散，咋着是好？格斯卡不禁忧愁。他自个儿倒不在乎，他能象松鼠似地跳树梢脱离险境。他担忧的是图布辛和玛科辛，他俩不会跳树梢，若半夜瞌睡摔下去，那后果不堪设想！

“回不了家咋办？”图布辛垂头丧气。

“唉，唉！回家是小事，喂了狼就完啦！”玛科辛长吁短叹。

图布辛和玛科辛各抱着一杆没有子弹的枪，各怀着自己的心事。

格斯卡琢磨着。狼群是不散了，僵持愈久对他们愈不利。怎样安然无恙地过夜呢？又用哪种办法能摆脱狼呢？

“哑、哑、哑！”一只巨大的金雕，擦着树梢飞去。它爪下悬挂着香獐子。那翅膀掀起的风，刮得格斯卡睁不开眼睛。

大兴安岭的鸟王金雕，身長二米，双翼展开四米阔。雕粪治胃病！他爹善德洛老爹就是采雕粪的能手。金雕巢筑在陡峭难登的断崖上，攀崖、下崖时又要承受金雕的无情攻击，艰险异常：刁狠的金雕在上空盘旋，屡次三番地俯冲，用强劲的翅膀扇他。若不学得狸猫攀崖走壁的本领，会失手坠落深谷，粉身碎骨。

后半晌，三个人觉着饿了。一块狍肉干没嚼一半，狼群忽一下散啦，夹尾巴溜得一条不剩。咦？咦？他们啧啧称奇。

“嗡嗡！嗡嗡——！”

咳呀，这不是狗熊^①的吼声吗？图布辛和玛科辛如临大敌，心慌意乱。

噢，格斯卡恍然大悟。是狗熊的威风把狼群吓散！狼群换狗熊，对他和伙伴们的威胁横竖是相同的。不不，狗熊会攀树，更不妙！

狗熊摇摇摆摆地踱来。是一头公熊，个儿大，

① 狗熊：不同于棕熊。别名黑熊、黑瞎子。